



不负如来不负卿

小春◎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不负如来不负卿

小春◎著

不负如来不负卿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负如来不负卿. 蓝莲花 / 小春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339-3426-2

I. ①不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0897号

责任编辑 陈 坚 颜颖颖
特约监制 孟 祎 舒 以
特约编辑 王 晶

不负如来不负卿·蓝莲花

小春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00mm×980mm 1/16

字数 250千字

印张 18

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426-2

定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|
| 072 | 064 | 056 | 048 | 041 | 034 | 028 | 022 | 016 | 009 | 第一 部 | 001 |
| 第十章 | 第九章 | 第八章 | 第七章 | 第六章 | 第五章 | 第四章 | 第三章 | 第二章 | 第一章 | 少年 时 | 楔 子 |
| 智者圆寂 | 『仇恨』家 族 | 我说话了 | 稚子新郎 | 凉州会晤 | 童年记忆 | 智者班智达 | 白兰之朵 | 雪域圣者 | 初遇雪莲 | | |

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169 | 160 | 151 | 143 | 135 | 126 | 118 | 111 | 103 | 094 | 087 | 079 |
| 第二十二章 | 第二十一章 | 第二十章 | 第十九章 | 第十八章 | 第十七章 | 第十六章 | 第十五章 | 第十四章 | 第十三章 | 第十二章 | 第十一章 |
| 白兰王 | 兄弟相认 | 一步步靠近 | 如何做人 | 变身成人 | 受戒 | 斗法 | 恰那的愤怒 | 五台山辩论 | 王妃的秘密 | 拜为上师 | 追随忽必烈 |

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274 | 265 | 256 | 247 | 238 | 229 | 220 | 213 | 204 | 195 | 187 | 178 |
| 第三十四章 | 第三十三章 | 第三十二章 | 第三十一章 | 第三十章 | 第二十九章 | 第二十八章 | 第二十七章 | 第二十六章 | 第二十五章 | 第二十四章 | 第二十三章 |
| 灵力反噬 | 白伞盖佛事 | 默默守候 | 死与生 | 公主之死 | 我的心愿 | 亲密之举 | 心伤 | 皇子大婚 | 妒妇相争 | 第二场婚礼 | 上元佳节 |

楔子



公元2020年冬，昆仑山腹地杳无人迹的深处

“醒了？”

睫毛微微抖了抖，缓缓睁开眼。他眯缝着肿胀的眼，费力扭头四处张望，惊诧莫名地打量我简陋的小木屋。

“这，这是在天堂吗？你是仙女吗？”他的声音嘶哑如磨砂，唇皮干裂，嘴角皴裂处结着泛紫的血块，稍微一动又撕裂了。殷红的血丝渗出，染得本无血色的唇红艳艳的，倒似比先前有了生气。

“天堂怎会如我处这般简陋？仙子也不会像我一样身有残疾。”我在火炉旁拿起茶壶，为他倒了碗酥油茶，微微拐着走回床边，“无须吃惊，你尚在人间。是我见你倒在雪地里，只剩了半条命，所以将你救回。”

一旁壁炉里的柴火烧得正旺，火光照亮了我的侧脸。他的眸子蓦然一亮，不知哪来的气力，倏地坐起，忘记接过茶碗，仰着头只顾怔怔看我，结巴着说：

“你，你真漂亮，真是太漂亮了！”

“不觉得怪吗？”对男子形形色色的惊艳表情早已习惯了，我淡然一笑，“蓝眸，蓝发，蓝衣，皮肤苍白，额头还有一块斑痕，普通人怎会长成我这副样子？”

他还是愣愣地瞧着我：“不会怪啊。现在的年轻女孩，打扮比你出格的多的是。你不过就是染了头发，戴了隐形眼镜，额头上贴出个花形来。而且这蓝眸蓝发，很衬你白皙的皮肤。身上这套复古样式的蓝袖长衣，更显出你雅致的古典气质。”他激动起来，啧啧赞叹，“哎，你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不当明星真是太可惜了。”

“我不是仙子，是妖。只有妖，才会有这么怪异的长相。”看他还在发愣，我微朝他倾去，眼睛眯起，清冷的声音中带一丝诡异，“你不怕吗？”

“怕什么？怕你？”他突然激动起来，之前的病仿佛一瞬间全治愈了，迎着我的目光无所畏惧地挑眉，“你即便是妖，也是善良的好妖。否则，不必费力救我，直接让我在雪地里冻死好了。”

与他对视几秒，眸子里还真寻不出一丝恐惧。现在的年轻人胆子还真是大，对这些妖啊怪啊已是见怪不怪了。我微笑一下，端正身体，将茶碗递给他：“赶紧趁热喝了吧。这酥油茶热量高，可以帮你抵挡些寒气。”

他接过，慢慢地喝，满足得直叹气。我在他身边坐下，看了一眼黑黢黢的窗外。呼啸的厉风夹杂着大粒雪片，打着卷儿寻茅屋的漏风之处，发出飒飒闷响。屋外铃铛被风扯得四下乱摇，叮叮当当，合着风声，倒是热闹。

“你既不怕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且在我这屋中歇息一夜。明日下山，须得去最近的医院医治。这里是高原苦寒之地，你的身体在雪中冻了太久，怕是会引发……嗯……”我顿住，思索片刻才想出那个词，轻拍一下掌心，笑了起来，“对了，是肺水肿，高原肺水肿。”

他放下茶碗，扑哧笑出声：“你说话挺有意思的，怎么带点古韵？”



看他脸上现出些红润来，我有些欣喜，毕竟是年轻，喝碗热腾腾的酥油茶便能恢复体力。接过空碗，我不由得笑了一下：“是吗？我倒是想学学你们这些21世纪的新新人类呢，可惜年岁太大，总也改不过来。反倒学成了四不像。”

他指了指自己，故作老气横秋地嗤鼻：“你能有多大？最多不过十八九岁，能比得过我？我可是26岁了。”

他的肤色是时下流行的阳光麦色，一双眼炯炯有神，五官很是英挺，却因眼角丝丝皱纹和脸颊上两块显眼的高原红，多添了几许沧桑。初见之下，怕是大多数人会猜他已年过30。

我咯咯笑了起来：“你不知道妖有驻颜之术吗？你们的电影电视里不是经常演绎，妖靠吃人心喝人血维持绝世容貌吗？”

他将自己的胸膛拍得砰砰作响，豪气地大笑：“有趣，真是有趣！想不到你的想象力这么丰富。行啊，你要吃，我就给你。反正我这性命也是你救的。美人口中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我摇头：“那都是你们人类对狐狸不了解，胡乱编造的。狐狸修行，无须吃人心。”

“想不到碰到的是狐仙。”他一脸悠然，继续用戏谑的口吻问，“请问仙子，您老现在几岁？”

我叹息一声，伸出右手看了看手心的掌纹：“已过千岁。具体岁数，早就不记得了。年复一年，不过增添数字，于我已无意义。”

一阵疾风刮过，寒气扑入屋内。他紧了紧身上的羊毛毯子，突然抬起手腕看表，然后解下身上那件色彩绚丽的怪异外套递给我：“这里海拔有4000多米呢，常年积雪，暴风雪不断。你穿得那么少，会冻坏的。把我这件冲锋衣穿上吧，这件衣服的保暖和防水指数都是最高的。我徒步行走昆仑山，全靠这件衣服挡风雪呢。”

我摇头，将他放在床头的茶碗拿起，微躬着走到火炉边再倒一碗：“那有什么用？你还不是差点儿丢了性命？再说，我是妖，懂法术，怎么会怕冷？”

他恍然大悟，拍掌笑道：“我知道了。你是小说家，一个人躲在这人迹罕至的昆仑山里寻找灵感。为了配合剧情，连衣服都穿起古装。行，今晚我做你的听众，告诉我你编的故事。这狐仙身世如何？家人在哪儿？”

我笑了笑，将碗递给他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的家人只是普通狐狸，没有一个修炼得道。所以不是被猎人捕住剥了皮毛，便是早早在狐狸的命数上病老而亡。只有我，一出生便是只蓝狐。拿你们现在的话来说，算是基因变异，狐狸一族几百年才出一个。这样小的概率，偏巧被我碰上了。蓝狐天生就带着天地灵气，学了点法术皮毛，又机缘巧合得了同类的修为，所以，活得长久些。”

“哈，长生不老，多少人梦寐以求啊。”

他的口气佻巧，是因为到现在依旧不相信我的话。我轻叹一声，有些悲从中来：“你若是我，眼见身边人一个个故去，只剩下自己长长久久地活着，只怕，也会如我一般希望只拥有普通人的寿数。”

他探头望我，继续调笑：“那你肯定很寂寞喽。”

“还好，”眼望窗外摇曳不止的铃铛，我淡淡噙笑，“每天可以回忆千年生命中最重要的40年时光。点点滴滴细细咀嚼，来不及全部嚼完，便能沉沉睡去。已在天上的他们，知道我怕独眠，依旧会入梦里陪我，一如往昔。所以，这七百多年，过得也算快。”

似乎被我感染了，他半天不言语，只顾手捧茶碗发呆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竟也流露出些许哀伤。我躬着走回他身边，将他手中已经空了的茶碗拿走。他突然醒悟过来，嗯哼一声，目光落在我的左腿上，惋惜地小心问：“你的腿……是出了什么事故吗？”

“被猎户的捕兽夹夹的。”



他好不容易收敛的正经面孔，又被我这句根本不好笑的话惹出笑来，忍俊不禁地摇头：“你不但有绝世容颜，连编故事也这么厉害，我差点信以为真，当你是隐居深山的狐仙了。”

我走到壁炉前丢进几块柴，用钳子拨了拨：“你不信也没关系，就当是一个老太婆太久没跟人说话，想把自己最留恋的往事跟陌生人絮叨絮叨罢了。明日等你下了山，想要寻到我，便再无可能。”

他抬手指我，放声大笑：“你？老太婆？”笑得太猛，引起一阵咳嗽，半天才缓过来，“也好，长夜漫漫，这儿没电脑电视，不妨听你说故事打发时间。”

“真的想听吗？”我望着噼啪作响的火苗，神思有些恍惚。

“当然！”年轻人在床上如老僧入定一般，盘腿坐好，身上披着毯子，眼角带笑地看我。

“拥有惊人美貌的狐仙，哪个凡夫俗子不会一见倾心？我洗耳恭听你的爱情故事。”

“那就从我的腿说起吧。那也是在冬天，藏历阴火马年，南宋淳祐六年。让我想想，换成你们熟悉的公元纪年是哪一年……”我沉吟片刻，掐指算了算，“对了，是公元1246年。那时我还很小，刚满300岁，道行很浅，还不能幻化成人形。居然不小心着了猎户的道，差点儿被剥皮做成狐毛氈子。”

“这只落难狐仙，必定有翩翩书生英雄救美，然后发生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。我猜的对不对？”

我摇头：“的确是被救了，否则我今日便无法站在你面前。不过，过程却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浪漫。我遇见的是个12岁的孩子，而且是个身份特殊的孩子。至于救美，就更加不沾边了。那时候的我，没有法力，根本没本事成人的模样。只是一只小狐狸，浑身脏兮兮的。爱情对我来说，太过奢侈。”

“噢？”他倒是来了兴致，紧了紧身上的毯子，歪头看我，“就是这孩子与你牵缠了40年吗？”

“是他将我带入了他特殊的家族。这40年，是我与他家族牵缠的40年。”我抬眼望向虚空，那双清澈似剔透水晶的眸子，含着暖如春风的微笑，正凝神注视我，一如每夜梦中所见。七百多年了啊，沧海桑田，斗转星移，昆仑山也响起了火车的轰鸣声，唯有你的眼，从你12岁我见到的那一刻起，从未泯灭过清朗与纯净……

第一部

少年时





第一章
初遇雪莲

聪明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，
他也不会做一件傻事；
雨雀无论渴到什么程度，
它也不会去喝地上的脏水。

——《萨迦格言》

公元1246年冬——藏历阴火马年（丙午）——南宋淳祐六年——蒙古贵由汗
元年

“施主，你逮住的这只小狐狸，卖多少钱？”

这略带沙哑的变声期男声，让笼子中绝望而萎靡的我，蓦地抬眼。

宽大的褐红僧袍，裹住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，他皮肤黝黑却不粗糙，泛着健康的光泽。脸颊上红彤彤的，是被烈日晒出的两块浅斑，俊朗的五官，立体感十足，浓眉似剑，鼻梁高挺，脸部轮廓鲜明。

不像中原僧人，他并非全然是光脑袋，头皮上覆盖着极短又细密的头发。

个子在同龄人中算得上高大，手长脚长。脊背挺直如凉州^[1]四处可见的白杨，仿佛内里蕴藏着无穷的坚韧力量。虽然年龄尚小，已能窥见这少年日后的英气与风华。

这样的红袍僧人穿着，黝黑却英挺的长相，明显异于本土凉州人。以我300年的阅历，知道他是从吐蕃来，属于吐蕃纷乱的佛教派别中的一支。虽然吐蕃此时早已亡国，地名也早就改成了乌思藏^[2]，却因为曾经的辉煌盛世，让世人至今依旧称呼这些西边高寒之地来的人为吐蕃人。

他蹲下身仔细打量笼子中的我，眸子晶亮明澈如一泓清泉，汨汨流淌着灵动的波。以我如此浅的修为也能看到，在他周身环绕着隐隐的七彩光芒，泛出流光溢彩的蕴华。我心下一凛：这个少年的灵力超凡，绝非普通人。

我在笼子中大声地吱吱叫，从铁丝之间挤出前爪，急切地往外挠。他伸手轻轻接过我的前爪，掌心有种让人安心的温暖。我心下顿时宽慰不少，万分期许地嗷叫着看他。

“这只狐狸可是不卖的。你看它的眼睛和皮毛都是蓝色，这可是稀罕至极的蓝狐，狐狸一族几百年才出一只咧！”死老头儿将笼子提起，用指头戳我伸在笼外的前爪。见我愤愤然缩回爪子，老头儿咯咯笑着：“你别看它个头小，年纪比我都大呢。狐狸一族，有灵性的才可以修炼成妖。这蓝狐便是个中极品，一出生便带着灵气，日后随着修炼精深，眼睛、毛色会更加泛蓝。”

“那么怎会被施主逮了来？”小喇嘛站起施礼。他的蒙古语说得不地道，发音颇有些怪异。

“幸好它道行太浅，不然怎会中了我的套子？”老头儿晃荡着笼子得意地笑，“不过狐狸生性多疑，逮它着实费了心力。我在昆仑山中缺觉少眠，小心跟踪了3个月，布了多少套子才逮着。”

[1] 凉州即现在的甘肃武威。

[2] 乌思藏是吐蕃王朝灭亡后元明对西藏的称呼。清前期称卫藏，后期才定名西藏。



我被老头儿晃得头晕，站立不稳。铁丝撞到后腿伤处，痛得我又哀鸣起来。小喇嘛满脸怜惜，伸手按住老头儿提笼子的手，不让他再晃动，口中礼貌地回答：“施主准备去哪儿？一路辛苦，我来帮你提笼子吧。”

老头儿大手一挥：“不必，马上就到。瞧见前面的阔端王府^[1]吗？我正要去那儿。”

“施主会如何处置这只灵狐？”

老头儿喜上眉梢：“阔端王子的长子——启必帖木儿王子，马上就要过20岁生日了。我是他封地里的属民，将这宝贵的蓝狐送给他做贺礼。百岁蓝狐浑身是宝，功用极多。唾液可消肿止淤，血可治脓疮溃烂，用蓝狐皮做成氍毹，更是刀枪不入、风雨不侵呢。”

他大惊失色，脸上顿时布满悲悯：“既是有灵性的生灵，施主怎忍心加害？”

“这可由不得我。启必帖木儿王子一听说它有多般好处，便一直念叨着这蓝狐皮氍毹呢。我儿子早就报了信，如今启必帖木儿王子已叫了裁缝，就等着我送狐狸去了。”老头儿一边说着，一边挪动脚步。我忘记腿上火辣辣的痛，在窄小的笼子里费力奔跳着吱吱大叫，眼望小喇嘛，心急如焚。

“施主，请发发慈悲，放了这只灵狐吧。它还那么小，腿上又有伤。”他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居然上前一步，张开双臂挡住了老头。毕竟还是孩子，身高比老头儿矮了一大截，浑身却有种难以抗拒的气势，沉着的声音坚定地说：“启必帖木儿王子那里，我洛追坚赞甘愿领受任何责罚。”

“小师傅，我是党项人，自幼信佛。若是一般狐狸，早就送给你了，也算是善事一桩。我这么做，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”

老头儿叹息一声，转头看看周围无人，压低声音说：“20年前大夏国被蒙古所灭，蒙古人恨大夏顽抗，以致他们的天可汗——成吉思汗在征讨时染病而

[1] 阔端是成吉思汗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的第二子，即成吉思汗之孙。

亡，即便大夏投降了也没放过我们，屠杀了多少大夏国民！^[1]我的几个儿子，都是这么没的。现在只剩下我最小的儿子，才14岁，却接到命令，要他参军攻打南边的宋国。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了，怎么舍得让他去送命？不得已去昆仑山费尽辛苦逮这蓝狐，启必帖木儿王子已经答应免我儿子从军。你说，我怎么可能放了它？”

小喇嘛怔住，清俊的眉头紧蹙，蹲下来伸手轻抚我的尖鼻子，沉思片刻后说道：“那，我随施主一起去见王子。”

刚踏进王子府，便看到许多人围在院子里，中间几个人在叫叫嚷嚷：“王子，如今您父亲不在凉州，大小事情都得您做主，您可要主持公道啊。”

庭院正前方坐着个粗壮的年轻男子，浓眉大眼，脸形方阔。穿着长袖的高领皮袍，袍子的下摆、袖口、领口绣着云卷图案的绸缎花边，装饰着一圈貂鼠皮，开口时声音洪亮：“有什么冤屈，都呈报上来吧。”

其中一人抢着说：“我们弟兄三人昨日在这家客栈投宿。小二说上房30文钱一晚。我们三人便一人拿出10文钱住下。可巧店老板添了个大胖儿子，他一高兴，便将上房降价到25文钱一晚。店老板当时将5文钱交予小二，让他退给我们。没想到小二黑心，只退了3文钱。我等今天一早碰到店老板，听他说起后才知道。所以我们当即找到小二，要他将私藏的钱退回给我们。”

另一人也挤上前，指着正跪地轻声哭泣的瘦小男子说：“可是小二说他就只拿了两个铜板。这数字可怎么也不对了。”

启必帖木儿皱起浓眉：“如何不对？”

“我们三人各付10文，共30文钱。小二各退了我们一文。也就是说，我等付了27文。可是，小二只承认拿了两文。27文加两文，只有29文。还有一文上哪儿去了？”

[1] 蒙古于公元1227年灭西夏，凉州当时属于西夏领土。